

卷一

HELPSICKLOVE  
救命病友  
黑眼薇安

CMS  
PUBLISHING & MEDIA  
中南出版传媒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HELP  
SICK  
LOVE

# 救命愛

黑眼薇安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。  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救命病爱 / 黑眼薇安著. — 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11.11

ISBN 978-7-5438-7842-6

I. ①救… II. ①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  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186648号

## 救命病爱

黑眼薇安 著

责任编辑: 胡艳红

特约编辑: 风 新 曾诗玉

总 策 划: 周 政

执行总策划: 杨小刀

责任校对: 谢 喆

装帧设计: 胡 月

版式设计: 李映龙

出版发行: 湖南人民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hnppp.com>

地 址: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
邮 编: 410005

经 销: 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: 湖南众鑫印务有限公司

印 次: 2011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印 张: 15

字 数: 300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438-7842-6

定 价: 19.8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)

# 目录

## Contents

<b>第一章</b>	被遗忘的少年	001
<b>第二章</b>	糖果人破碎了	018
<b>第三章</b>	十年三人错	035
<b>第四章</b>	记忆绑架者	055
<b>第五章</b>	破晓前的守护	082
<b>第六章</b>	落难大魔王	099
<b>第七章</b>	夏日的火祭	120
<b>第八章</b>	悠长失控	143
<b>第九章</b>	七人葬歌	164

# HELP SICK LOVE

## 第一章 被遗忘的年少

稿纸上草草画着一颗子弹。守浩不由自主地攥紧了拳头，淤青和骨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恢复，被流言伤害的心灵却不会简单地痊愈。他已经受够了这些冷眼与讥讽。「死了之后苦难就会终结了吧，好想死，好想死……」电脑键盘声「啪嗒啪嗒」响个不停，在常去的论坛上抱怨，已经成为守浩发泄的唯一方式。

### 炎城

性别：男

星座：双子座

年龄：20岁

生日：6月17日

最爱的食物：荷包蛋

### 守浩

性别：男

星座：巨蟹座

年龄：17岁

生日：7月17日

最爱的颜色：蓝色

### 志胜

性别：男

星座：金牛座

年龄：16岁

生日：4月21日

最爱的乐器：钢琴

## Chapter 1

书包被重重丢在了座位上。

无精打采的男孩撑着脑袋一言不发，白炽灯照着他的脸，让他的苍白显露无遗。试卷从笔记本里露出一角，白色的纸片反光，显得有几分刺眼。

一只手猛然从身后探过来，抢走了卷子。

“38分？”难以掩饰的惊讶，“你偶尔也动一动脑筋嘛。”

守浩回过头去，在弟弟似笑非笑的眼睛里似乎充满了嘲讽。他恼羞成怒，粗鲁地扯过卷子，一拳打在志胜的脸颊上。志胜打个趔趄，整个人向后倒去，本能地伸手想要寻找支撑，伴随一声脆响，关节在玻璃桌角狠狠撞了一下。

守浩呆立在原地，脑中被巨大的空白侵占。直到趴在地上的弟弟高声哀嚎起来，他才猛然回过神。

医生指着x光片上的裂纹，面无表情地宣布了他的诊断结果，守浩耳朵

里“嗡嗡”直响，什么都听不进去，他只能从口型上判断。

外伤性骨折。骨折吗？守浩不敢相信，这么轻易就骨折了？

父亲当场给了他一巴掌，咒骂声震动整个走廊：“混账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，不知道你弟弟马上要参加一场国际赛事吗？多么难得的机会，你居然毁了它。”

守浩挨打的半边脸颊立刻红肿起来，火辣辣的疼。父亲终于还是说出口了。弟弟是前途光明的钢琴手，而他不过是个连普通考试都无法达标的笨蛋儿子，在父母的心中早已悄悄做过这样的评估了吧。所以，吃东西时总是要让着他，卧室也要依照他的喜好来布置，两个人一起闯的祸，自己却受到更重的处罚。

可是生活的艰辛还从未像今次一样，如此露骨地呈现在他的面前。

同学间开始传出谣言。骄傲的钢琴手志胜，再也不能弹琴了。大家都用幸灾乐祸的目光打量着守浩，因为他的失手造成了无可挽回的错误。

他仿佛是暴露在手术台上的一道伤口，不断被检视翻动，已经血肉模糊。

邻居们总是在他经过时悄悄议论：“就是这个孩子，真是过分呢。”

“一定很嫉妒弟弟的才华吧，居然下狠心把他打伤了。”

“幸亏不是我家小孩。”

守浩隐约听见这些声音，他的心大力抽紧，原来他的存在竟变成了家人的不幸。

“我回来了。”他在玄关打招呼，没有人回应。母亲在厨房为志胜煲汤，头都没有抬起来。书包无力地从肩膀上滑落，他就像被全世界遗弃了一样。

守浩躲在黑暗的房间里，终于忍不住流泪。窗子开着的，可以看见一小片被月光照亮的天空。光线延伸，落在志胜的床上，枕头下露出一个黑色的硬壳笔记本。

是什么？守浩心里好奇。他了解他的弟弟，把重要的东西藏在枕头下



面，是弟弟从小到大都有的习惯。

手刚要探到本子的时候，灯忽然被打开了，守浩收住手，转头看向门口。志胜打着石膏站在交错的光影中，微微侧身，拖长的影子让他的身形显得格外单薄。缓慢的风在他们之间流动，一场压抑无言的对视。

守浩把头埋进手臂间，低声啜泣：“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”

靠在门边的男孩明显愣了愣，突然冷笑起来：“真是笨蛋啊，果然上当了。只是碰到桌角又怎么会伤得这么严重呢？”

守浩不禁打了个冷战，他有不祥的预感。

“因为你这个没出息的哥哥，大家都把希望放在我身上，知道我的压力多大吗？”志胜别过头去，悠悠说，“骨折的伤是我自己弄的，没想到真的很痛呢。我只是厌倦了每天为比赛奔波的生活，算了，你这样的傻瓜又怎么会明白我的感受？”

尖锐的疼痛感，像一双手，猝不及防地蒙住了守浩的眼睛。他的世界陡然天黑。这就是那个被大家悉心保护着的、优秀的弟弟吗？原来一切都是谎言，他被活生生利用，变成了这场骗局的牺牲者。

“喂，”守浩轻轻擦掉眼泪，“有件事我想告诉你很久了，但是一直没有开口。”

“什么？”志胜背对着他坐在书桌前，一刻不停地翻书。

“我们还真是合不来啊。”守浩说，像宣布一场决斗开始时的语气。

“合不来吗？”志胜重复了一遍。

明明也经历过抱成一团放肆大笑的日子，明明也曾有过对视一眼，就能看透彼此的默契。

然而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合不来的？十岁那年，弟弟的才华第一次被有影响力的音乐家赏识的时候，还是十二岁那年，两个人同时站在学校的办公室里，一个被嘉奖，另一个却因为接连不断地出错，只能垂着头挨骂的时候？

## Chapter 2

守浩一走进教室，就察觉到了气氛的不同寻常。似乎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自己身上，可是当他定睛细看，大家又迅速转开了视线。

他扫视教室，角落的位置空出一块，属于他的桌子不知所踪。

守浩环顾四周，几个女生悄悄看向松雅。

“是你吧？”他走到她面前。

女生低着头，自顾自在笔记本上画着什么。

“我知道你一直喜欢志胜，”守浩问，“为了他来报复我，手段不觉得太幼稚了吗？”

“啊，画好了。”松雅兴奋地欢呼，把本子推到他面前，诚恳地说，“送你一份礼物，拿去自杀吧，像你这种人活在世上，真是碍眼。”

稿纸上草草画着一颗子弹。守浩不由自主地攥紧了拳头，淤青和骨折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恢复，被流言伤害的心灵却不会简单地痊愈。他已经受够了这些冷眼与讥讽。

“死了之后苦难就会终结了吧，好想死，好想死……”电脑键盘声“啪嗒啪嗒”响个不停，在常去的论坛上抱怨，已经成为守浩发泄的唯一方式。

他只是没有料到会收到这样的回复：“我可以帮你如愿，请于明晚六时在通正街会面。”守浩脑中一阵轰鸣，经历了瞬间的震撼，但又迅速清醒过来。开什么玩笑？他毫不犹豫地关掉了页面。

第二天如常去学校，放学后经过音乐教室，细碎的钢琴声从半掩半合的门外流淌出来。守浩从缝隙间看进去，教室空荡荡的，只有志胜一个人徘徊在钢琴周围，没有受伤的那只手不时敲击琴键。

他听到门口传来的动静，偏了偏头，似乎发现了守浩，又似乎没有，表情冷漠得看不出变化。志胜很快地转回去，蹲下说：“啊，找到了。原来掉

在这里。”钢琴挡住了他的身体，等他再站起来时，手里已经多了一枚亮闪闪的校徽。

守浩躲到暗处，望着他从教室里走出，在楼梯口被一群人簇拥着嘘寒问暖，再看看窗玻璃中映出的形单影只的自己，一直以来都是这样。谁都会这样选择吧，犹如珍珠和鱼目般鲜明的对比。

不想回家，再也不想看到邻居窃窃私语的嘴脸，不想在高声招呼之后面对一团清冷的空气，无人应答。果然还是死了好。

守浩一路踢着易拉罐，“哐哐当当”地在街头闲晃，回过神时，已经站在了通正街的小商店前。华灯初上的街道，行人渐渐多起来，三三两两，接连不断地涌向他。一个戴着小丑面具的男生与他擦肩而过，街角的钟楼传出清晰的报时声，正好六点。

守浩一动不动站在原地，他能感到腹部流动着的一股温热的血液，像火山般，怎么都抑制不住，不停喷涌出来。守浩伸手按住，触到插在肉里的冰凉的匕首。眼前只是闪过一个剪影，便失去了意识。

睁开眼睛的刹那，疲软的身体仿佛刚刚从沼泽中挣脱而出一样。

房间里阴森森的，唯一的光源是摆在床头的电视机，闪烁不定的蓝光投注在守浩的瞳孔里。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上滚动的早间新闻：“昨晚六时，一名高中男生在通正街遇袭身亡。据目击者称，嫌犯身着黑色机车外套，头戴小丑面具，样貌不详，警方正在全力追查中。”

守浩揉了揉眼睛，画面里躺在担架上的男生如此眼熟。他抓起手边的水杯就往嘴里灌，冰凉的液体穿透咽喉，但仍无法令他镇定下来。新闻里报道的受害人正是自己。

门被打开。一道狭长的影子慢慢向房间内移动，骨节分明的手指停留在厚重的绒布窗帘上，略一用力便拉开了帘子，被拦在室外的阳光倾泻而入。房间顿时明亮起来。

瓷白色的墙壁，瓷白色的地板，瓷白色的沙发，瓷白色的床和枕具，寂

静得像一张沉睡的脸。虽然房间里阳光明艳，但却处处透出一股料峭的寒意。守浩失措地望向窗边的男生。

他躬着背倚在沙发的扶手上，戴着滑稽的红鼻头，脸上的油彩还没有卸掉，眼底是沉静的褐色，浓重的眼线让他眼神里的气场看上去深远且忧郁。十根手指都涂着色泽诡异的甲油，右手拇指上的已经斑驳。

守浩把握在手心的水杯向他猛掷过去，他稍稍偏头，在墙壁上破裂的玻璃碎片迸溅开来，在他脸颊上划出了一道极浅的口子。血渗出来，男生满不在乎地用手背擦了一下，伸出舌尖舔了舔，说：“真是动人的颜色呢。”

“你是谁？我在哪里？我死了吗？”空荡荡的房间里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回声。

“你好吵，没有礼貌的小鬼。”男生用两根手指扯下小丑人的圆鼻头，露出原本精巧的鼻子。

守浩不由得分了一下神，这算什么口气，明明是和自己年纪差不多的家伙。

躬着背的男生整了整衣领，清清嗓子说：“欢迎光临死亡体验馆。初次见面，我是这里的负责人炎城。你会有一天虚拟死亡的体验，正如你在新闻中看到的那样，今晚六点之前，你将被认定意外死亡。恭喜你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恭喜，恭喜什么？”守浩的世界陷入极速转动的漩涡中。

是梦境吗？还真是奇怪的梦啊，可是和平常做梦的感觉又似乎不太相同。炎城仍然在和他说话。

“你弟弟志胜，你很恨他吧？恭喜你，他被绑架了。”男生细长的眼睛里光芒变化，显得犀利而冷酷，“在体验日结束之前，你将面临的求生任务是，想办法把你弟弟解救出来，如果任务完成，时间会回到你死去之前，你可以继续活下去。如果任务失败，在虚拟的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就会全部变成现实，你也将永不复生。”

守浩扶着额头大口喘气，他的视线越来越模糊，终于瘫软在宽大的白床上。他听到炎城的声音在耳边回荡：“我已经把提示放进了你大衣的左边口

袋里。如果要救他的话，你的速度恐怕要快一点，他坚持不了太长时间。徘徊在十字路口孤单的灵魂，往生往死，向善向恶，请做出你的选择，好好享受这一天吧。”

守浩犹如逃逸在山谷中的人，一脚踏空，意识便跌入了无止境的黑暗里。

### Chapter 3

汽车鸣笛声震耳欲聋。

熟睡在街边长椅上的男孩蓦地睁开眼睛。一个流浪汉摇摇晃晃地向他走来，径直在椅子上坐下，眼看就要躺倒在他的双腿上了。守浩惊慌地跳起，暴躁高呼：“你疯了吗？”

没有人理会他。从他身边经过的男男女女，眼神冷漠而平常。

“看不见我吗？”守浩皱了皱眉头。他猛然记起，自己已经死去了。虚拟的死亡，荒唐得令人难以置信。可是现在看来，那个家伙所说的似乎是真的。

他失魂落魄地走在萧索的街面上，耳畔突然传来一声尖叫：“啊，由静，你快来。”

叫由静的女孩闻声从花店奔出，一把扶住仿佛受到莫大惊吓的朋友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镜子，”女孩咽了一下口水，“镜子里有人。”

由静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只在那里看到了自己略显疲态的一张脸。

“没什么特别的东西，你看错了吧。”两个女孩挽着手走向店里。

守浩躲在纸箱后面，望着斜对角的一面镜子。可以从那里看见我的影子吗？他想，总算还是给他保留了一个和真实世界联系的途径。

不知不觉走到了家门口。

屋外挂着一盏白色的灯笼，只有办丧事的人家才会这么做。谁死了吗？守浩有一瞬间的恍惚。

对了，死的不就是自己吗？他拍了拍脑门。要不断在心里提醒，才能相信自己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。所有的流言与恶行，都不再和他有关。

一对中年男女相互依靠着坐在饭厅里，他们哭得很厉害。守浩呆呆望着，身体像是被人塞进了一团火焰，五脏六腑都在发热。以为死了就能完全解脱，可是面对为他哭泣的父母，无法在他们世界留下任何声音，无法带给他们丝毫的安慰，守浩这时才惊觉，原来自己对生命仍然存有眷恋，但却是非常微薄的，仿佛风中飘散的花粉，打个喷嚏就会消失无踪。

母亲突然抬起脸来，喃喃问：“志胜呢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他跑哪里去了，为什么半天都没有见到他？”

守浩整个人都冷却下来，这种时候还是只关心着弟弟吗？即使他死去了，也不过博得片刻的眼泪而已，他的一辈子难道都敌不上那个家伙失踪的半天时间？

守浩垂头丧气地走出公寓，在单元楼前的草坪上安静坐下，就这么度过一天吧。今晚之后，无论珍珠还是鱼目，都会被宿命的杵臼一起碾碎。

午饭之后的空当，居家的太太们领着小孩出来晒太阳，守浩从她们的议论中听到自己的名字。

“早上新闻看了吗，死掉的那个孩子，就住在我们这栋楼。”

“那家人我知道，不是听说弟弟常常被哥哥欺负吗，大概是什么报应吧？”一个嗓音尖利的女人说。她明显压低了声音，可是每个字却都清楚地刻在守浩的心里。为什么就算死去，谣言仍然无法止息？

她们旁若无人的猜测还没有得出结论便被中断了。一袭黑裙的母亲阴沉着脸出现在众人的视线里，她奋力推搡那些凑在一起说个没完没了的女人们。

“你们这些八婆，胡说什么？我家守浩是什么样的孩子，你们又知道多少？”她的拳头居然那么有力量。太太们狼狈地抱起各自的小孩逃走了。

守浩险些没有认出来，这是那个对人永远客客气气、轻声细语的母亲吗？

积满灰尘的旧相册被一遍遍擦拭。

守浩尾随母亲回到房间，静静在她身边坐下。翻开相册的第一页，就是兄弟俩的合照。

“守浩，你在看吗？”母亲低着头，一边抚摸照片上小男孩的脸，一边轻轻问。

守浩心里一惊，难道被发现了？他诧异地盯着母亲，可是她完全没有转过头来看他。一颗心又悄悄落下去，原来只是她的自言自语。

母亲继续说：“你看，你们兄弟俩小时候感情真是好呢，每天腻在一起，分都分不开，旁人都很羡慕。”

守浩望着满页发黄的旧照片，两个满头大汗的小男孩蹲在一幢尖顶建筑前，嘴角咧得老高，笑容灿烂，仿佛要把一切晦暗都照亮。

相册翻过一页，也翻开了守浩几乎遗忘的记忆。他和志胜小时候常去一处荒宅冒险，志胜胆子小，总是紧紧跟在他身边。可是再也回不到过去了，曾经温馨的、相互依偎的感觉一去不复返。

晶莹的泪珠落在照片上。

“我的守浩，是怎么样的孩子，别人不知道，妈妈最清楚了。总是把好吃的让给弟弟，迁就弟弟喜欢的东西，受了什么委屈也不向人抱怨。对不起，”母亲的声音渐渐哽咽，“对不起，我不该对你发脾气，不该不理你。我知道你一定不是故意弄伤弟弟的手，妈妈那时在气头上，你能原谅我吗？”

守浩歪过头去，靠在母亲身上无声地痛哭。

“没关系。”他想要这么说，可是无论他怎么用力，都没有人能感觉到

他的存在了。死亡带来的落寞与恐惧第一次如此深刻地侵袭了他的身体。

## Chapter 4

距离体验日结束，只剩下四个小时。守浩在房间里来回走动，大概今天之后就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了。他在志胜的床边坐下，枕头下是露出一角的硬壳笔记本。

“还藏在这里啊，这个笨蛋究竟在里面写了些什么？”守浩轻轻自语。可是提到“笨蛋”两个字的时候，语气里的怒意已经很稀薄。

本子被他随手抽了出来。“12月29日，天气晴。今天收到了一场国际赛事的邀请函，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。晚上大概会兴奋得难以入睡吧。”

守浩愣了一下，居然是志胜的日记，上面零零碎碎地记录着他的心情。

“1月14日，两周后就要站上舞台了。总觉得还有进步的空间，一定要加紧练习才可以。”

“1月22日，时间越来越紧。十三年的努力，再过一周就能得到证明。我知道学校和家人都对我满怀期待，我绝不能让大家失望。”

整个世界仿佛在眨眼间被抽走了所有的空气，守浩感到呼吸困难。为什么会这样，他不是说已经厌倦了每天为比赛奔波的生活吗？

这一页以后，字迹就变得歪歪扭扭。

“1月24日，昨晚发生了意外，只好放弃比赛了。真是没用，不过是撞到桌角而已，怎么会这么轻易地骨折呢？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很想开玩笑说要多补钙啊，可是笑不出来。”

“1月26日，情况比想象的更糟。医生说，我的右手即使痊愈，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自如地弹琴了。如果不能弹琴，我还能做什么？”

“1月27日，今天对哥哥说了很过分的话。我不能弹钢琴了，是我运气不好，与哥哥无关，我一点都不怪他。以前我们两人一起闯了祸，他常常代替我受罚，那时他一次都没有流过眼泪，现在却在我面前哭得那么伤心。我不



想看到他把所有过错怪在自己身上，所以撒谎骗了他。他大概不会原谅我了吧。”

守浩按住胸口，心脏仿佛要被击穿了一样。真相一层层剥开，就像是气味刺鼻的洋葱，让他忍不住泪流满面。

“果然是笨蛋，你为什么不怪我，我算什么哥哥？”他掩面。

原来竟是一场误会。守浩想起他流连在音乐教室的样子，并不是要找什么校徽吧？即使只剩下一只手，也想在琴键上跳动，为什么他当时没有看出他的心意呢？他们曾经也有过只需一眼就能看透彼此的默契，可惜后来被他遗失了。

志胜善意的谎言根本破绽百出，他如果不爱弹琴，又怎么会十三年来从不间断地练习？被嫉恨冲昏了头脑的自己，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。守浩懊悔不已。真是讽刺，弟弟如此设身处地为他着想，他却不断猜疑他，嫉妒他，最终也把自己逼上了绝路。

求生的斗志如同火焰般在守浩的身体里熊熊燃烧。要和弟弟一起活下去，和从前一样相互依靠着活下去。唯一的希望，是炎城留给他的纸条。

守浩急躁地展开，上面写着一行小字：“回首曾经纯真无瑕的童年，寻找专属于你们两人的独一无二的游乐场，在那里你将获得重生。”

这算什么提示？他头皮发麻，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，像他这样连普通考试都不能合格的人，真的能解开谜题吗？如果是志胜，大概一眼就能看破了。

守浩失望地垂下头去，眼睛的余光正好扫到旁边的旧相册，照片上，小男孩身后的尖顶建筑过电般穿过他的脑海。

那是战时军阀居住的官宅，因为有不祥的传闻而荒废下来。小时候他们常常在这里玩探险游戏，是儿时的乐园。

难道提示上所指的，就是这个地方？